

雨卜一夜

■杜京

很久没有呼吸到这么清甜的空气了,很久没有欣赏到这么纯朴的歌舞了,很久没有聆听到这么动听的音乐了,很久没有品尝到这么甘醇的美酒了……来到雨卜,全都感受到了。

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当我们乘坐的汽车刚刚进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雨卜苗寨,就受到热情欢迎。还没等我们下车,身穿艳丽绣衣褶裙的苗家少女就走上车,手拿话筒如数家珍地向我们娓娓道来:“欢迎大家来到雨卜苗寨。在这里你可以参加拉鼓、篝火烧烤、打油茶、坐妹、对歌等宾主联欢活动;也可以听芦笙、观斗马,体验刺激溜索、溪降和漂流,让你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住舒适的吊脚木楼,吃独特的酸鱼酸肉,品酸甜的糯米甜酒,做一回苗家人。”

傍晚,寂静的山寨一片欢腾。为欢迎远方客人的到来,雨卜村举行了芦笙篝火欢迎晚会。“我们苗家每村每寨都有一个芦笙坪,坪子的中央有一根柱子叫做芦笙柱;柱子的顶端有一只白鸟,它是美的化身,象征着我们能歌舞舞的苗家姑娘。”苗家主持人的青年男宣布晚会开始,能歌舞舞的青年男女跳起欢乐的芦笙舞,这时只见场上一个看上去只有两三岁的小男孩身穿白衫,红色的绣花马甲,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他和大人们一道用苗家的歌舞欢迎远方的客人。小男孩的表演,有板有眼、大方可爱。他乖巧的模样和认真的态度给全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来这个两岁半的小男孩叫林颖杰,他随妈妈潘菊仙、爸爸林贵平前来表演。本来他的任务是在一旁观看,可当他听到苗家优美动听、节奏明快的音乐,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随着一声鼓响,装扮成“芒蒿”的

后生头戴面具,身披芒草,手脚涂黑狂奔而来。场内顿时一片掌声。“芒蒿”们在人群中跳起粗犷豪迈的“芒蒿舞”。“芒蒿”是苗族人民传说中的一种善良健康长寿的动物,在苗族人民的心目中“芒蒿”是正直友善、勤劳勇敢、吉祥幸福的象征。当欢快有节奏的锣鼓声戛然而止时,“芒蒿”把黑色抹在我 and 另一位同行的身上时,我们成了当晚最幸运的人。苗家人赐予我最真诚吉祥的祝福。

雨丝透过夜空中的灯光飘落下来,雨卜村“一心堂”醒狮队送上了精彩的舞狮。白狮一跃而起、空中旋转;金狮腾跳起舞、飞跃入圈……精彩的表演扣人心弦,令全场观众拍手叫绝。

演出结束后我轻轻走到后台,见到了扮演狮头的十八岁小伙子兰贵孟和扮演狮尾的二十二岁小伙子梁太建。他们八名队员都是雨卜村的苗家青年。雨卜苗寨流传着传统的耍狮习俗,舞狮者要登台表演至少要训练5年。“一心堂”醒狮队是属于广东南狮派。几年前的金秋,这支由苗家雨卜村农民组成的舞狮队,首次赴湖南参加全国第五届“龙狮锦标赛”荣获全国第二名;之后又赴深圳参加第六届全国“龙狮大赛”一举夺魁;再赴广西田阳参加“布骆驼杯”舞狮大赛获全国第一名;参加广西第五届“狮王称霸赛”夺得第一名,荣获广西狮王称号,并代表中国赴马来西亚等国参赛表演。为丰富苗乡文化生话,醒狮队常常走村串寨为村民们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也为丰富苗乡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

夜幕下雨卜芦笙坪的篝火仿佛 is 斑斓的火焰划破长空。幸福的欢歌笑语久久回荡在苗寨的夜空。

荷叶裹乡愁

■刘琪瑞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吟诵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诗,一下把我拉回到故乡,引领到水光潋潋、荷香悠悠的荷塘,一蓬蓬荷叶如伞似盖,光洁青碧,散发出缕缕清香。这些青绿鲜灵的荷叶,对于乡人来说,那可有不少妙用呢。

放了暑假的孩子,到野外放牛牧羊,或割草割菜,油光光的脑袋被太阳烤得发昏。孩子们便会到稻田边的藕塘里,采一样老荷叶,往头上一戴,遮住毒花花的日头,顿感缕缕凉气自上而下袭来,清凉怡人,清香醒脑。这别具一格的荷叶伞、荷叶帽,在田间小路上摇摇摆摆,成为故乡夏日的一道风景。

更多的用处,是用青碧碧、香盈盈的荷叶包饭煮饭。乡下女人下田做活时,挑拣老绿又光洁的荷叶,顺手采上几片,带回家简单冲洗,包了白亮亮的大米煮饭,米饭里浸润老荷叶的缕缕香、淡淡韵,还好看。有的

人家干脆把大米小米栗子南瓜,一块儿用荷叶包,放在笼屉里大火小火蒸,那味儿更美。

后来,我读史读诗,得知荷叶包饭并非我家乡人的发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柳州峒氓》写道:“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人们用青箬竹叶裹着盐巴,赶集归来用绿荷叶包裹饭食。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寄孙朴》中云:“青荷包饭蒲为菹,修然独往深渊鱼。”他对简朴闲适的农家生活非常羡慕。南宋刘克庄写有一首《贺新郎》,其中有句:“老去把茅依地主,有瓦盆盛酒荷包饭。”乡人也常用荷叶包裹生肉鱼鲜。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多包装纸、包装袋,乡人常把荷叶、茼叶、蓖麻叶等植物阔大的叶子,当作包装纸。比如卖肉的,旁边码放一沓绿荷叶,割了鲜肉,称了斤两,用荷叶一包,递给买家,不仅增了鲜绿,还添清气。

我们小孩子更善用“荷叶包”。夏秋,河汉沟渠里鱼虾蟹鳖众多。我

当晚“下榻”苗家最具特色的吊脚楼,令我很兴奋。沿着用木板、铁锁拉成的吊桥来到吊脚楼,原来它的奇特之处是上下两层柱子的结构各成体系,截然分开。吊脚的房间干净简单。我躺在竹榻上,淡淡的夜光透过窗户,在含芳凝露空气清新山野,黑夜轻盈流失,窗外伴着虫鸣蛙声更显幽静,神秘朦胧,好似置身在童话世界。

我带着朦胧的睡意希望进入充满生机的梦幻。夜里,彻夜听见雨卜村深沉酣畅的呼吸,原来大自然即便在休憩之际也会回首绽开笑靥。

次日清晨醒来,浑身舒畅。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躺在雨卜温柔的怀抱。此刻,雨卜也从梦中苏醒,所有的生灵都直起身,睁开双眼,恣情饱览这秀美的风景。

推开窗,一丝清风吹来,令我神清气爽;远处准备上阵的斗马圈圈踱步,“严阵以待”。相传五百年前,苗族寨子里要是出现几个后生爱上一个女孩的现象,苗王就以斗马胜负来决定姑娘的归属。经过百年传演变,如今在雨卜斗马已成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观苗寨精彩的斗马令人大饱眼福。

站在青湿的吊桥远眺雨卜,从清澈的水里看连绵不断的青山,苗家山寨炊烟袅袅,静静流淌的溪水仿佛就像少女多情的眼波,山寨滴翠秋水凝眸,好一幅静谧美丽的山水画。

走在石板路上,人影稀疏,村里无论大人孩子见了面自然寒暄问好,就像重逢的朋友。放眼看雨卜的青山绿水,我如沐春风,心情爽朗。

雨卜一夜,我的嗅觉,我的视野、我的情感、我的心灵,完完全全地沉浸在这最美好的梦境中。

们捉了来,拣大些的鲫鱼、泥鳅,刮鳞破肚,清洗干净,撒匀自带的盐巴,揪上红蓼花当佐料,用两层荷叶严实地包上,外边再涂上厚厚的黄泥。然后就地生火,将荷叶鱼投入熬旺的火塘里烤熟,荷香与鱼鲜交织,那滋味鲜美无比,令人回味无穷。

最美的,还是荷叶包鸡。鸡要选取当年的童子鸡,一斤左右,宰杀脱毛成白条鸡,简单入盐入料,然后和我们烧烤鱼虾一样,裹荷叶、涂泥巴,入锅底烧烤。烤熟后,扒出稍凉,把外层干硬的泥巴轻轻摔打几下就脱落了,现出干成黄绿色的荷叶,还没等完全打开,那股子奇异的香气滋儿滋儿冒出来,土鸡肉浸润了荷叶香、泥土香,其风味更加诱人,别说吃了,想想都很美。

而今,在我蜗居的小城里,时常怀念起家乡那片“田田八九叶,散点绿池初”的荷塘。而我只能在梦里寻觅,寻觅荷叶包的清香,寻找乡愁的滋味……

尖尖上。一口饭,一口茄糊,是“天仙配”。

冬瓜,也是苦夏的一味好物。冬瓜皮要与青辣椒一起炆炒的,佐以绿豆粥,滋味殊异。冬瓜皮特意削得厚厚的,切成丝状,抑或搭配茄蒂同炒,咀嚼起来,咕吱有声,如若松鼠偷食松子。

少年时,总嫌丝瓜的那股特别的土腥气,非常抗拒。随着年岁的叠加,口味也在一点点蜕变。等到微近老年,才能品出丝瓜的不凡与可贵。

还有另一种怪味道,也只有酷暑可以享用到。

那就是荆芥。每次买一点儿回来,闻之,甘之如飴。很多人不习惯荆芥浓烈的气味。好比折耳根。不习惯其味的,恨死。喜欢的,爱极。

荆芥,可不便宜,一款与猪肉等价的蔬菜。一直想复刻8年前在河南商城品尝到的一道凉拌荆芥干。是大费周章的一道凉菜。费时,费神。

两三斤新鲜荆芥,买回,滚水焯烫,晒干。拿出一撮泡发,辟切,佐以香醋、熟芝麻。

夏日的滋味,便隐于这令人回味无穷的苦辣酸甜里……

念头

■韩浩月

步。散完步,我安心,念头也就不扑腾了。

在最近的日程当中,念头也冒出来过。订票的时候,有一段旅程,可以坐绿皮火车,念头立刻就蹦高起来,“买票买票”,于是,迅速调整计划和时间,在其他各段旅程都求快之余,有了一趟求慢之旅。那趟绿皮火车,我已有多年未曾乘坐,没想到它依然在铁轨上缓缓行驶。当我背着行囊,过了检票口,看见那辆绿皮火车蓦然闯进眼帘的时候,记忆如海,往事如潮水一般涌来,这个时候找不到念头了,不知道它藏身何处。我躺在10年20号中铺,戴上耳机听音乐时,念头出来了,它感谢了我,我也感谢了它。

我以为念头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单一体,结果上网搜到的数据让我惊愕了,原来人一天时间里,居然会产生6万到8万个念头。这真是出人意料,我还以为一天到晚只有一个念头呢,没想到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念头此起彼伏,幻生幻灭。这些念头,我从来不曾觉察到它们存在过,它们如同宇宙里的小小星球,闪烁过几微秒之后便沉寂于无尽

你写过信么

■晓雨

凡,这些年给予自己工作的支持。他写,有些话,口头上无法表达出来,还是写封信给你……这封信里,有一个晚辈对于前辈的珍重之心。

在这样快速交互的网络时代,这封信,呈现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教养、内蕴。

德尚比斯特凡小整整12岁。当年,他任法国队队长时,斯特凡先生已是队里的助教了。后来,德尚从队长成长为主教练,又一次诚邀老先生前来做自己的助手。两人一直配合默契,风风雨雨共事十余年。这一届世界杯结束,他们大抵同时卸任。

一个人的内敛表达,真诚又珍重,特别令人动容。生命中的许多时刻,无数感谢的话,一旦口语表达,即刻变得肤浅。口语,终究是轻飘了,它承载不起我们生命的重量。而写信的过程,是凝神的过程,它让我们从容,宁静,坦然倾诉出对于另一

雨天留客闲饮茶

■王太生

闲,闻鸟鸣;人闲,桂花落。当然仲夏尚无桂花,有细如黄粟米的无患子花粒,纷纷凋落,倒是得桂花几分钟韵。

再者,雨天闲饮的舒适之处,还在于空气湿漉,茶香妙味润喉,饮茶人气定神闲。

梅雨天,好多东西在微微呼吸。草,在微微呼吸;树,在微微呼吸;甚至池中鱼,甩一甩尾,吐一串清冽气泡,也在微微呼吸。

雨天闲饮茶,杯中映着一棵烟树。

这棵树,站在窗外,树干、树叶湿漉漉的,成为饮茶人周遭的风景。原来,雨天饮茶,并不只是两个闲坐的人,还有树与草木,点染喝茶的氛围。

江南六月

■王亚哲

面,鼓声咚咚地,白鹭惊起,掠过青色的山峦。岸边的箬叶绿得发亮,采几片下来,裹上糯米,就是端午的味道了。夜里做梦,常常梦见老家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满屋子都是粽子的香气,氤氲着,缭绕着,把人的魂儿都勾去了。

月亮升起来了,清清的,冷冷的,照着归巢的鸟儿。倦鸟都知道回家,更何况人呢?人在天涯,心却早已飞回了那个烟雨迷蒙的江南。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熟悉的,每一缕风都是温暖的。母亲站在门口张望,月光把

黑洞。不排除有些念头,还曾组合成一条暗自涌动的星河,当我在街上行走,在旷野里散步,在疲劳中发呆的时候,那条星河也在无声地翻涌,只是没等到我发现它的存在,就淡化了。

有了这个发现,我才知道,不是我拥有和掌控一个念头,而是无数个念头在掌控和塑造着我。念头时常会跳出来说,做人啊,能诚实的时候尽量诚实吧。念头还会说,别想那些没有的,看清你身边拥有什么,还剩下什么吧。念头还提醒我,剿灭那些让你觉得灼热伤人的念头,留下那些清爽干净的念头吧。念头蒙蒙,它们在暗中撑起了人的皮囊,这皮囊是否看着顺眼,和其中包裹的念头有关吧。

我决定等忙完这段时间,要和念头好好聊聊。不可能是一对一地聊,一口气与6万到8万个念头对话,累死我。还是召集好它们,集中地谈话吧。尽管名为谈话,实则无需言语,只需安静地对视与交流便足矣。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敢于与自己的真实念头对视,就敢于和生活里那些不可直视的事物对视了。

个人的感恩之情。

德尚那封信写得情深意切。斯特凡老先生读着读着,眼里涌出泪水……读毕,把信重新折折好,小心翼翼放进信封中收好,抬起右手将眼角的泪拭去。

这一幕,深深将我打动,如若重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彼时,朋友间的交流,便是写信。用文字表达内心,颇为高贵的一种行为。

图书馆里陈列许多尺牘,古代的,现当代的……我都喜欢。纵然孙犁老先生写给编辑们的应酬信函,我都逐一翻遍。旧时代的一段段光阴,被人世的风风雨雨侵蚀,薄成了一张张苍黄的纸页,破了,残了,我,我一样样都爱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笔友间,不知写下过多少封信。不提尘世生活,专谈文学、哲学。

如今忆及,那真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

古人认为梅雨是美好的事物,将从屋檐流下的雨水承接在盆里,然后舀入容器里贮存起来。《清嘉录》记述了苏州居民收集雨水泡茶的习俗,“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这个季节的天落水,顺势而为,成了留客饮茶的上等好水。至于茶味如何?古人大赞:“茶为水骨,水为茶神,梅雨水亦甘和。啜茗之趣在茶鲜水灵。”

雨天喝茶,正值梅子熟。所泡之茶,有花果香,清妙淡雅。

雨天留客闲饮茶。凡尘历历,人多忙碌。有时候,天雨清凉,风日雅致,不妨停下来,留自己喝一杯茶。

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拉到我的梦里来。

江南的六月,是醉人的,也是催人泪下的。母亲的白发,月光的清辉,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乡愁,都在六月的江南里,化作一首无言的歌。歌声飘过江南,飘过山峦,飘进每一个游子的梦里。梦里推开老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满屋粽香扑面而来,母亲坐在灯下,手里拊着针线,抬头对你微微一笑——

那一刻,你终于知道,无论走多远,江南的六月,永远在那里等着你。

作品